

【闽都新谭】



在福州子路老年之家,谢华珍阿姨对我说,她写了很多歌。我有幸吃惊,没想到她深藏不露,不但会弹钢琴,还会写歌。

第二天,护工小郭把谢阿姨、张克明伯伯、廖月娥阿姨和我组织到一起唱歌。小郭用手机选好歌曲,谢阿姨从包里拿出一本册子。这本小册子是几张广告纸,那种厚厚的铜版纸。谢阿姨把小册子放到桌面,说这是她写的歌。

我们开始唱歌了,小郭的手机里播放着《小草》。谢阿姨双手在广告纸上摸索着,跟着一起唱:“没有花香,没有树高,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……”

我终于明白,小册子上有盲文,是谢阿姨用盲文笔抄的歌词,而不是我以为的是她本人谱写的乐曲或者填写的歌词。谢阿姨不说抄,说写,是有道理的。抄,是双手根据眼睛所见的字,用笔抄在纸或本子上。而谢阿姨失明看不见,是写,她是根据声音一字一词一句地听写,多么准确和形象。这形象和准确,听起来让人心里有一丝莫名的酸涩。

六个点组成的盲文,被盲文笔扎成一个个小凸点,用双手抚摸着这些位置排列不同的点进行阅读。十几页纸的小册子,扎上盲文后,原本单薄的纸张膨胀起来,蓬松起来,像一个发面馒头,看似厚厚的,其实也写不了几首歌。

小郭又报出几首歌名,谢阿姨翻开一页纸,有些遗憾地说:“这些歌我没写,也不会唱了,只记得歌谱。”谢阿姨的双手来回在小册子上摸索着,没有找到需要的歌,有些失落。

我想着自己可以帮助谢阿姨完成这件事。唱完歌,我就对她说:“谢阿姨,我来帮你写歌吧。”谢阿姨转过头,伸出手在空中划了一下,像是在寻找我。

我想起在志愿者培训课上,省盲人协会副主席张美艳授课时讲的内容,与盲人打招呼时可以去握对方的手,让盲友有方向感,促进交流。我连忙伸出手去与谢阿姨握手,她用双手牵起我的手轻轻抚摸,像是要找到特别的记号。她转过身向我,开心地笑:“好啊,谢谢小赵帮忙,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谢阿姨今年84岁,还不会用智能手机。她5岁失明后就被送到盲校,学习文化、学习生活技能,从盲校毕业后又去北京进修,还到河南当了几年盲校老师,后辗转回到家乡福州。盲人使用的智能手机装有专门的读屏软件,在触摸时会有人工智能语音读屏,他们用手机的主要方式

# 乘着歌声的翅膀



谢阿姨正在用盲文「写」歌。

是靠“听”。谢阿姨有上学、有读书、有文化,肯定能学会使用智能手机,只是身边没有年轻的盲友来细心地教她。

谢阿姨说先写《珊瑚颂》。她掏出盲文板、盲文笔和一叠花花绿绿的广告纸,摸索着将盲文板套在广告纸上。谢阿姨突然问我,“珊瑚”两个字怎么写?

我对谢阿姨说,珊,左右结构,“王”字傍加一册书的“册”;瑚,左右结构,“王”字傍加古月“胡”。我只能按照汉字的书写形式告诉她,因为我不知道相对应的六个点的盲文该如何表述。至于汉字,她是扎出六个点,我是写出横竖撇捺。

绿色的塑料盲文板像我们上学时用的塑料尺子,有上下两条。上面的一条有几排小小的长方形空格,空格里有6个点,盲文就是扎在这些格子的点位里,组合出一个字的读音。下面一条是垫板,垫在书写纸下面,防止盲文笔扎到下面其他的纸。盲文笔是一根与牙签长短和粗细相近的铁针,顶端有一个圆形的塑料柄。谢阿姨把广告纸夹在盲文板里,拿着盲文笔在盲文板上,从右向左写着。木质的桌面发出“笃笃笃,笃笃笃……”的铁针撞击声。声音清脆,有如山涧的涓涓溪流。

“一树红花照碧海,一团火焰出水来,珊瑚树红春常在,风波浪里把花开……”我读给谢阿姨听,倏然被这些歌词直击心灵,皮肤和毛孔都为之一震颤。一天又一天,忙忙碌碌地在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奔波,我的胸腔里长满了荒草,我的灵魂甚至麻木,我是多久没有唱歌了,没有唱这些动人心弦、催人奋进的歌了?

“风波浪里把花开”,多么让人精神振奋、热血沸腾的歌词。风雨之中坚定向光向暖的心灵追求,就会收获坦然和超越,

迷茫而消沉的灵魂就会壮大丰富起来。这些歌词,我是读给谢阿姨听,也是读给我自己听。

谢阿姨写着,一脸平静,甚至是享受。盲文书写的顺序是从右到左,盲人在盲文板方格的点位上,根据每个字的读音扎出不同位置的点。一张纸写完,取下盲文板,将纸翻过来,凸起的盲点就是盲文,再从左到右触摸辨认阅读。这是盲文的特点——反写正读。

“笃笃笃,笃笃笃……”仔细听,盲文笔每一次落笔的声音基本相同,有些单调。那一个个深浅相同、直径一样的小小圆点,单独存在时并不能表达什么意思,在盲文板的方格里进行了不同的排列后,就有了意义。盲人用双手去抚摸,这些微小的圆点,就有了鲜活饱满的生命,就有了辽阔庄严的使命,一点一点,连接着歌声,连接着情感,连接着心灵,连接着光明。

我想,用盲文的六点书写法,谢阿姨写出来的有些盲文是同音字,是“珊瑚”或是“山胡”,究竟是哪两个字,她一定是只知其音不识其状。我有一个盲人作家朋友,我们在平台上交流或者我阅读他的文章时,经常读到同音的别字。他看不见字,无法从一组同音字里进行正确的选择,他的文章需要明眼人帮助校对。

但是,这又何妨?一个人在双眼失明或视力障碍之外,身心不残,当然可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。盲文和汉字长着不同的面孔,有着不同的存在方式,却是盲人朋友生命中最神圣最庄重的组成部分。谢阿姨扎出这些歌词,再用心唱出来,我就听到了花开的声音。

第二首歌是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我们

所处的大厅,有一整面的墙壁都是窗户,初冬的阳光从窗户倾泻进来,照在我们身上。谢阿姨写着,一头白发在阳光里闪着银光。至于时间,至于光阴,她是到了可以追问的年龄。可这追问会有答案吗?

注定无解。生命短暂,时光永恒。时间都去哪儿了?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。在短暂的一生里,茫茫人海,总有一些人在向往光明的道路上,披荆斩棘,追光而行,默默地留下一串串平凡又闪光的脚印。

我不再怅然。转头望一下窗外,福州的初冬依然是四季不变的绿。这座地处东南沿海的城市,冬天与秋天没有太大的变化。阳光在,蓝天在,白云在,榕树依然葳蕤,枝繁叶茂,青翠碧绿。只是偶尔一阵风吹过,会多飘下几片比夏天更黄更枯的落叶,这算是对季节的真诚回应。

谢阿姨波澜不惊。她一边写一边唱,这首新歌,她是跟着收音机学会的。

谢阿姨写得很快,最后写的一首歌是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。我读着手机里的歌词,也跟着唱了起来: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,充满阳光……”

谢阿姨也哼唱了起来。她唱的声音很低,也很柔和很动听。她双眼紧闭,脸上却有光,一脸的陶醉和喜悦。她唱着歌,欢愉的心像是乘着歌声的翅膀,在平静安宁的世界里翱翔。音乐可以疗伤,纵然命运多舛,心中有歌的人,心里就有了亮光。谢阿姨眼前一片黑暗,她却用音乐把黑暗撕开了一道光明的口子。

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……充满阳光……”唱着唱着,心里就有了超越,就有了阳光。我们写着,直到谢阿姨把“本子”写完。

那一天,我把写歌的经过做成了视频。朋友美艳转发到朋友圈后,有网友留言,这是黄金搭档。迄今为止,这条视频,点击量和在看人数达到我视频号里数量之最。写歌,是一个残疾人和一个盲人完美组合的故事。宇宙浩瀚,包罗万象。世界不需要同一,但需要同在。我想,那些观看这条写歌视频并伸出手指点小红心的人,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里都有一颗红心。他们,也与我们同在。

从子路老年之家回来已过去一个月,我撕下旧挂历纸的刹那,突然想到谢阿姨。在时间的河流里,这张挂历纸完成了它最后的使命。我要把这张光滑厚重的挂历纸保存起来,下次见到谢阿姨时,我会郑重地把挂历纸交给她,我们再一起写一首歌。

## 蓝眼泪的传说(外一首)

此刻,天幕垂下罗帐帷  
身影恍若与海天一体  
你婷婷袅袅 舞落云鬓  
我的手握紧你的腰  
只在一瞬间  
暮天席地霞觥银屏  
都是透明的天河云汉

其实,只要有光影和空气  
走到哪里,哪里都是你的殿堂  
传说说有七秒钟的记忆  
而我只有一秒钟的告白  
没有心跳 也没有呼吸  
鸾凤和鸣  
弥漫弱水三千丈

我的背后  
有玉露冷冷 金风渐渐  
连星空银河也一同入框  
此夕有云路风车  
更有银汉鹊桥  
浮槎来了  
我们去奔赴下一场佳期吧

## 转角邂逅

咖啡还冒着热气  
阳光斜斜地照在窗上  
街角 闪闪发光  
额头 闪闪发光  
盛装的春天  
整个周四的午后  
其完美的奢念温育着我心  
溢出某种味道 气息  
纯度极高 极馥郁

像某个时段的叠加  
思念发足狂奔  
而我瞬间失去视距  
瞳孔也因此失圆  
此时某人在 不在  
都热烈如焰 如火  
如光刻机透明  
如电影般的存在

## 【诗歌】



## ■刘希

# 绝招

刘林这阵子接到一个任务,务必在半个月,将后门面墙外面的杂草清除干净。那块地长约五百米,宽约四五米,原本规划是修条公路,可是经费紧张,一时半会修不了。现在杂草有半人高,有碍观瞻,最近听说有领导要来检查,这个任务落在刚刚入职的刘林头上。刘林很恼火,也很无奈。主任说了,自己割可以,打除草剂也行,反正就是不能看到杂草。如果干得好,可以继续干,干不好就走人。刘林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,虽然感觉领导有些为难他,自己就像案板上的肉,任人宰割,但也只能点头允许。

下班时,他经过主任办公室,听到门内有人小声说话:“这么难的事,怎么想到交给一个新来的?”一个熟悉的声说:“我有个亲戚想进来上班,可是没有名额了,要是这个新人干不好,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补招进来……”“还是你厉害,生姜还是老的辣……”话毕,一阵哄笑。

刘林顿时像吞了只苍蝇,奈何想保住工作的愿望是那么强烈。他向人打听,这大面积的荒地,打除草剂肯定不行,自己割吧,说不定这刀刚割完,那边又长起来了。怎么就接到这么个破任务呢?母亲打来电话时,刘林正在生闷气,听出他的语气不大对,母亲追问缘由,刘林只好和盘托出。母亲说:“傻孩子,我给你出个主意,你去买把镰刀,买把锄头,我保管你花不了多久,这事儿就能解决……”刘林听得半信半疑。

“相信我,这些事,我比你懂。”母亲言之凿凿。刘林动了心,他想,反正一把镰刀一把锄头也费不了多少钱,那就试试吧。

正是秋天,小区里的桂花全开了,香气扑鼻而来。一大早,散步的,遛狗的,打太极都在小区里遛弯儿,老头老太太居多。刘林扛着工具,很不情愿地来到了后门,按照母亲的指点躬下身割草,割了一小块后,就开始抡起锄头挖地。一个老头见了,好奇地走了过来:“小伙子,你这是开荒种菜吗?”

“是啊是啊。”刘林赶紧热情回应。老头说:“我早就觉得这块地荒着可惜,可又不敢开荒出来种菜,怕人说,你看我这老胳膊老腿,种点菜既能自己吃,还能锻炼身体,多好的事儿。”

“可以种的,我就是物业的。”刘林的话像一剂强心剂注入了老人的心里,老人顿时心花怒放,飞快地准备开荒的工具去了。

没过多久,一个老太太也走了过来,笑嘻嘻地问:“小伙子,这儿真的能种菜吗?要是能的话,我等下去买把锄头,把这儿挖一块,种点小白菜。”

“种吧,种吧,自己种的小白菜好吃。”刘林满心欢喜。接连有好几个老人找刘林搭话,都是询问种菜的事。刘林知道,母亲这方法可行。

那些老头老太太,很积极地扛来了锄头,扬起了镰刀,兴高采烈地干起活来。那些散步的,路过的,也都动了心,纷纷加入进来,你一块,我一块,很快,荒地上站满了忙忙碌碌的人,很快,那些荒草就倒了下去,并且连根拔起,锄的锄草,挖的挖地,撒的撒种,栽的栽菜,挑的挑水,忙得不亦乐乎,刘林看到这一番场景,心里乐开了花,这下根本就不担心完不成任务了,一个多星期的工夫,荒地全被开垦出来,撒上了菜种子,栽上了小菜苗。连凸起的小山包,都没有放过。

刘林顺利完成了任务,他开心地给母亲打电话,问母亲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。母亲说:“我上次在你姐小区住了半个月,坐卧不安,心里总不得劲,总觉得要有块地种点菜就好了,一问楼上楼下的老头老太太,她们也都是这么想的……”

## 【小说】



# 母亲的厨艺

毫无厨艺可言——这是母亲亲自给自己盖的戳。“我那几个好友,哪个不是随便便能做出一桌菜的?但凡学点皮毛,我也不至于‘凡肉类必炖,鱼类必煮,菜类必炒’。”母亲的自我总结,精准到位,毫无故作谦虚之嫌。

肉类必炖,怎么个炖法?肉焯过水后放入高压锅内,加水放生姜,盖上锅盖,猛火烧至高压锅嗤嗤作响,直接关火完事。跟着母亲生活的那十几年,我深深以为“红烧排骨”是一道极其繁琐的菜式。至于什么“煨”“煲”之法,更无见识。如果“炖”如功夫,那母亲的炖法,几十年如一日,永远在“入门级”。

鱼类必煮,相差不多,鱼去鳞剖肚入锅,加水放姜片,煮熟。何须理它什么肉、什么鱼呢!只要有水、有生姜,母亲自带“煮”遍天下鱼肉的霸气。

菜类必炒,相比之下,已无从挑剔。锅内放油,等油烧干,先放入蒜末,紧接倒入青菜,炒熟后放盐。多了几步骤,多少显得用了心的。但母亲的好友,依旧看不上去,循循教导:“炒金豆尾这类菜,好歹倒点福建老酒或加点糖。”

“加酒或糖,都很上火!”母亲非常认真!唉,没有不愿意教的老师,只有不愿意学的学生。作为“怕上火”的最佳代言人,“水克火”,在母亲那儿是真理般的存在,母亲是凭维护真理般的较真做到“毫无厨艺”的。幸亏那个年代,没人推崇减肥,没人意识青菜也可以白水煮的,不然我们大约连“炒菜”都吃不上的。

在夏天,尤为夸张,凉草水是我们的日常饮用水。小学没毕业的母亲,怎么就懂“五行相克”且走火入魔的?这是不解

之谜。父亲经常胃疼,我呢,老早就紧随其后,于是母亲也给我定了性:“小小年纪,就胃疼,遗传不好!”既然是遗传不好,那只能怪父亲了。

等我考到了中医药大学,携带不好遗传基因的父亲,在我这儿,才得以平反。什么胃脘绵绵冷痛、喜温喜按、少气懒言……一派“脾胃虚寒”征象,我的这团“胃火”被“水”克得好苦啊!忍不住抱怨:“母亲怎么就笃定我们个个都是易上火的体质?五行相克相生,她究竟是学了哪一克哪一生啊?”

我工作多年后,有次和母亲聊天,不知怎地,聊到了“打针”。她一脸严肃地跟我说:“有人跟我说过,打针时,一定要将针筒里面的空气排干净,不然容易出人命。”那认真劲,和说“加酒或糖,都很上

## ■岁寒心

火”时,是一模一样的!

我一愣,那不解之谜的解题思路,渐渐浮了上来。

我工作多年,对“有人”是有条件反射的。猜想母亲如我常遇见的一类患者一样,“有人”一本正经地向她传授了知识,她深以为然。而这个“有人”,也许只是个邻居,也许只是个病友,却有医生无法想象的权威,要推翻或者纠正这些“权威”,绝非易事。母亲依附着这些“权威”,坚定地守护着全家的饮食健康。只能怪“有人”没告诉过她“物极必反”。

推翻“有人”的权威,自然要再抬出“五行”,我既有了解题思路,母亲的厨艺就不怕没有改善的一天!

## 【坊巷弄里】



## 【雕刻时光】



# 日出塘屿岛

■梅春

在平潭塘屿岛的那个清晨,天还未破晓,我们便怀揣着满心的期待,悄然来到海边,静候那海上日出的壮丽时刻。

夜色如墨,浓重地笼罩着海面,一片静谧深邃。微风轻抚,海面泛起粼粼波光,恰似“微微风簇浪,散作满河星”。远处的海平线,在黑暗中隐隐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亮,仿若“天际霞光入水中,水中天际一时红”,那是朝阳即将喷薄而出的前奏,神秘而诱人。

我们静静地站在海边,呼吸着略带咸味的空气,感受着清晨的微凉。海鸟不知何时醒来,它们在海风的陪伴下自由翱翔,欢快的鸣叫声打破了这片宁静,为即将到来日出增添了几分生动。

渐渐地,那抹光亮变得强烈起来,淡金色的光线慢慢扩散,宛如一位娇羞的少女,小心翼翼地探出了头。海面在这温柔的光线中,仿佛被赋予了生命,波光闪烁,如梦如幻,恰似“一道残阳铺水中,半江瑟瑟半江红”。此时的大海,犹如一位慈祥的母亲,轻轻地拥抱着世界,给予我们无尽的温暖与安宁。

突然,那轮红日猛地从海平线上一跃而出,瞬间,金色的光芒如利剑般刺破黑暗,照亮了整个海面。海水被染成了一片

金黄,浪花拍打着礁石,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,仿佛是在为这伟大的时刻欢呼鼓掌。天空中的云彩也被染成了绚丽的色彩,红的、橙的、紫的,交织在一起,如同一幅绝美的画卷。

当那缕金色的阳光轻柔地洒在我们身上,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柔的抚摸,温暖而柔和。我们的脸庞被映得通红,如同熟透的苹果,散发着青春与活力的光泽。

脚下的沙滩,每一粒沙子都闪烁着金色的光芒,宛如大自然洒下的珍宝。我们赤着脚,感受着细沙的柔软与温暖,那是大地给予我们最亲切的拥抱。当我们漫步其中,留下的一串串脚印,很快便被涌上来的潮水抚平,仿佛这片沙滩从不曾被惊扰,始终保持着它的宁静与神秘。

远处的山峦在阳光的照耀下,轮廓愈发清晰。雄伟而壮观的身影,像是大地的守护者,默默地矗立在那里,见证着岁月的变迁。那起伏的线条,如同大地的脉搏,跳动着生命的韵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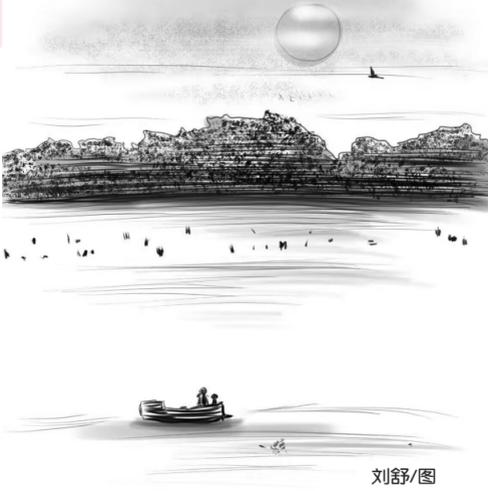
这几个小伙伴,不知从何处学到了拍照的好方法。他们手持手机,眼睛里闪烁着专注与好奇,不停地变换角度,寻找着最佳的拍摄效果。那认真的模样,仿佛他们

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艺术创作。

看到那火红的太阳,他们的想象力像是被点燃的烟火,绽放出绚烂的光芒。一会儿拿出香烟准备用太阳点烟,那看似荒诞的举动背后,是他们对未知的大胆探索和无畏尝试;一会儿用手比画出一个心字形,努力寻找角度,要把太阳放到心里面去,那是他们内心纯真情感的直白表达。

还有一个更离谱的小伙伴,他竟想跳跃起来把太阳踩到脚下。他奋力跃起的身影,在阳光的背景下,勾勒出一幅充满勇气和幻想的画面。他的行为让人感到既好笑又可爱,这正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最真实体现。朋友们看着他,不禁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。那笑声,如同风中的银铃,清脆悦耳,在空气中荡漾开来,让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欢乐的气息。

海风轻拂,带来了大海的气息,也带来了生命的活力。那波光粼粼的海面,像是流动的金色诗篇,每一个波纹都是大自



刘舒/图